

新新報

第一卷 第九期

一週間

論工潮運動與失業救濟
關於政治協商會議
現代陸軍軍事教育

郭剛
夏順之
何永信
白崇禧

民衆

反對內戰
查明內戰的責任
國民大會應如何召開

郭琪

民主的堡壘
物價會跌下去嗎

右琪·沈寂·蕭羣

忘不了的罪行

羊丑

秋深昆明城

令一

誰無禮貌

汪波

入苦心更苦

萬家勳

雜文

一個重慶人的呼聲

丁漢

怪火之類

歌舒芸

大後方的學生

崇文

武漢通訊

李葆初

民衆

教育善後與善後教育問題
再為荒廢學業而呼籲
不許丈夫兒子去打中國人

最近兩三月來，無論在收復區域或在內地，工潮的發生是此起彼仆，而且頗有擴大的趨勢，如果不迅速予以合理的解決，則對於未來社會治安將發生嚴重的影響。

綜觀此次工潮的起因，我們大致可以歸納到幾點，最直接的原因當然由於工資的低微，但這又是由生活程度普遍的高漲所引起的，勝利和平的到來，過份匆促以至事先毫無準備，臨時就不免有手忙腳亂的現象，在收復區，由於行政效能之低劣，工廠大部停工，失業工人增多，在內地，因為物價驟跌，生產減少；本來剛有若干基礎之民族工業幾至瀕於破產之境，總之由於生產事業之直接停頓，工人的生活受到嚴重之打擊，再加之當局經濟措置之失策，工潮運動一經發動，於是其勢遂如萬馬奔騰而不可抑止了。

這是我們從浮面的看法，然而生產事業怎麼會停頓呢？這說起來實在令人痛心的，當局對於收復工廠接收收得完全無計劃，無組織，接收工廠幾被大員們目為爭奪地盤獲財之工具，

論工潮運動與失業救濟

夏順之

辦法有很多弊端：第一它會使現

今天甲貼一張封條，明天乙再貼一張封條，大家搶着接收，大家忙着查封，但對於工廠本身事業的發展却全不加過問，大家都認為一經接收，工作就算完畢似地，這事情發展的結果是工廠不冒烟，成千成萬的工人被擠斥在飢餓線上，在收復區或者為事出倉促不能合理的調整，但在大後方為什麼也同樣顯得紊亂呢？八年來，我們脆弱的民族工業界好容易在內地物價極度艱困下撐出一點場面，但隨着勝利一來，却完全給摧毀了，我們的政府在戰時沒有給予它任何幫助，而一旦和平後，又未能盡其應分之保護責任，這是相當令人遺憾的。

工廠的本身既是如此，其潛伏之危機就日見增大，工廠不開工，工人難免失業，內地工廠的出品成本過高，故市上就無法與沿海一帶相抗衡，這結果既然工廠的命運在風雨飄搖中，所以對於工人待遇合理的提高等等就更無從涉及了。

但工人是否就這麼被犧牲呢？工人失業後仍得要吃飯，在內地工廠

工作的工人收入所得拿來應付目前高物價生活自然無能為力，他們饑寒的肚皮既不會為危難的資方作想，於是他們自然有權要求提高待遇，而這要求是非常合理的。

本來在戰爭剛剛結束以後，總有一波頗為艱巨之過渡時期，這不但在中國如此，世界其他各國又何能逃此這經濟嚴重威脅，在歐美各國由於將軍軍事工業復員到平時工業，還往往給社會上以嚴重刺激。關於這點，我們中國因不是工業化國家，而且又無強大的資本主義作支持，實際上我們是逃開世界鬥爭的漩渦的，但僅以這種微薄的工業不能合理的調理，我們是實在難以自甘其苦的。

我們現在政府當局對這問題是否有合理的措置呢？拿最近社會部對於工人救濟頒佈的規例，我們認為既不合事實，也乏妥善，社會部規定如工廠解僱工人得發予遣散費三月，但按之目前一般內地工廠經濟情形，是否能辦到呢？工廠本身尚在岌岌不可之局，再那有餘資遣

僱工人善後？遣散法有很多弊端：第一它會使現有之民族資本額減少，工廠因掛負工人善後經費，故不得不就其原有資本額中提出一部份費用，如此因資本之減低間接就影響到出產之銳減，這似乎是有違發展工業之原則。第二種辦法之實施間接予工潮運動以鼓勵，因工人既對日後解僱有三月遣散費可恃，則工潮運動不免愈演愈烈，其他單以各個工廠個別解決還蔓延工潮，效力總不免顯得軟弱的。

我們以為目前惟一有效之辦法，政府當局應當有統籌精密之計劃，如何使收復區工廠迅速開工，又如何妥善籌措，都是刻不容緩的事，在大後方，政府如何保護新興之民族工業更當設法增加投資各工廠在原有資本已不敷應用，週轉之暇，那能再拿作工業救濟？不過這問題當然非此簡單，政治之穩定是一切安妥之基礎，但不管目前局勢如何危難，我們仍得排着牙關渡過，對這更應當作會商妥協的協力，同時我們更盼望勞資雙方能相衷共濟，中國根本談不上什麼資本主義，勞資的衝突實在是在微乎其微的，在今天我們的責任，為着戰後經濟復興，實在是義不容辭的。

政治協商會議短論

何永信

我國之是否要打內戰，全視這次的「政治協商會議」成功與否而定，這關係着我們每個人的飯碗。我愛我的飯碗以及其他人的飯碗。故對此重大問題不能緘默。

政治協商會議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國共談判所未曾解決的「軍」「政」統一問題，此問題如獲到解決，則我國可獲得為建設用的和平，所以一般人都很關心。欲解決此問題，有幾點相當重要，略言如後：

(一) 這問題不但只能由政治解決，且只能由「政治機構」解決。以一個人來解決的辦法和動用干戈的辦法，同樣的已成過去。

(二) 這問題如要解決，則必須有一第三者斡旋勸解於二者之間，否則時局難以打開，猶之兩隊球員賽球必須有一眼苗的公正人，否則球賽變成打架。

(三) 這第三者在「政治協商會議」裏面，最好為國共兩黨們以外之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人士，這些人在積極推行政綱下容有難以共同行動之礙，但在排難解紛上，他們固後為之，故能採取「聯合陣線」。這便須第三者不求高位，純粹以為第三者自居。

(四) 另一個第三者最好為協商會議外的輿論界，故協商會議每日的商談紀錄必須每日公開，登諸報端，給外面人士一批評喝采的機會。否則鬧起大門來嗚嗚私語，則可重蹈國共談判之失敗覆轍。

這四點申論如下：

(一) 所謂「政治機構」最好為一真正議會，因現下問題之難解決，與現行政制之非議會式政制之一事實有關。實權在一個人時，無論這個人如何賢明，則與之意見不同辦法不同的，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諫諍，二是反叛。諫諍只適用於專制時代，君臣關係上，不能用於黨派對峙的局面。反叛即是內戰，為現下中國國民所不容許。但實權在一個人以上之合體時，那怕只是三個人，則意見或辦法不同的，不必走諫諍反叛之路，而可直接乞決於多數，那怕只是三人兩勝的多數。於是反叛一變而為反對，動手一變而為動口，反對者可不繼續進下面可繼續這合體做三人兩勝中的第三個人，做這第三個人比做叛黨好得多，因叛黨

不一定成事，而這第三個人總有機會路上做三人兩勝中之兩人的一個，其微妙處全在實權由一人移到多人的合體這一着上，人數雖多了，而權力則一，蓋此合體用多數取決，固始終為完整之一也。

此議會不必一定等「普選」後（讓四萬萬五千萬人都來投票）始設立。四億五千萬人總投票不是馬上做得到，但不必因這點不能馬上做到便主張一切由一人獨斷。山四億五千萬人的一部份選出來握有實權三人以上的團體，仍足以解決目前我國的困難。英國早年的議會，並不是全普選舉的議會；上次歐戰後德國的議會到是普選的議會却把希特勒選出來了！

(二) 兩個人吵架，如無第三者從旁勸解，評定二者的要求之高下，則這兩人因各爭面子互不相下，必無協議之可能。兩個人如此，兩個黨何莫不然？我國政府亦深明此理，故破例允許外國大使由延安接人來渝，亦是第三者斡旋勸解之意也。惟讓外國做第三者，何如讓自己做第三者？

(三) 故政治協商會議之非國共無黨無派之人士，必須以第三動解團自居，慎毋存心做官圖獲一階二部以取快於一時。而應努力促成中國議會之誕生，在其內居監督者之地位。這個議會不必多握權柄，只須牠有(一)財政權(即不經此通過政府不得抽一個錢的稅用一個錢的公帑)及(二)調查權(最後仍是調查國家的錢怎麼用了的)即可變更現有的局面，而獲得協議。

(四) 政治協商會議每次開會紀錄必須公開且摹仿英美議會僱用速記員，把議會內每人所說的話一個字地記下來，第二天即可每一個字地在報上登出來。外面的輿論界即可根據這個發揮其批評，指導。告訴說明顯的作用，由是雙方都知道他們的舉實在輿論界的反面如何而有所修正。雖輿論界也有左右與國共之分，然究竟以中立公正站在老百姓立場說話者為多。政府既於第三者的外國人則推心直腹，尤其斡旋，則對於自己人當不致鬧起大門令其不聞一語也。以上係關於進行政治協商之形式問題，其內容則自可於問題提出時，由輿論界逐件批判。

現代陸軍軍事教育

白崇禧

文化之條件

文化的條件即民族歷史的傳統，民族精神的寄託，國民生活的方式，國民教育的基礎等。我國有五千年文明歷史，民族一貫的傳統精神，自國父領導革命，推翻滿清專制，建立民國，賴有三民主義和革命精神，所以能够抵抗侵略，支持八年的長期抗戰。然而在文化上，我們國民教育的基礎，實在太不普遍，以美國為例，美國空軍戰鬥員百分之百是大學生，射擊手和通信士也都是受過高中教育的，海陸軍中受過高等教育的也佔相當比例，陸軍中約為百分之二十五。至於蘇聯十月革命成功，便積極從事於新文化的建設，終能建立強大的紅軍，與希俄時代軍隊的戰鬥力相比較，實屬天淵之別，此次德蘇戰爭中，德軍以爲三個月可攻佔莫斯科，實是在估量一大錯誤。我們和美蘇兩國比較，殊感望塵莫及，由於政治組織，教育設施、民衆訓練種種條件不具備，國民文化水準低落，政治組織不夠，在在都影響到軍事教育。就戰時人的動員說，實行徵兵以來，絕少自覺自動服役義務的，徵集壯丁尚有利用繩索束縛以防逃逸的，所謂「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不教民而用民，謂之殃民」，這本窮源，是國民教育沒有達到水準，所以兵的素質上服役的多是愚而無知，目不識丁的階級。

此來使用科學的兵器，遂行戰鬥，焉能使兵器發揮其威力？因此我們的新兵教育必須從識字教育開始，普通教育乃是軍事教育的基礎，因爲普通教育不普及，國民教育未能達到相當水準，影響軍事教育的建立，軍校的養成教育便是實際的反映。武漢會戰後，南嶽會議時，據軍令軍政兩部統計，爲適應幹部傷亡補充率，每年需養成初級幹部四萬五千人，養成人數激增，限於招生困難，取錄標準隨之降低，爲高中肄業或初中畢業。爲適應戰時需要，復將校歷三年畢業縮短爲一年或半年畢業，各分校相繼增設，教育期間既短促，更限於武器器材缺乏，教育時期精練，無論養成教育或召集教育都有同感，部隊中所有的裝備，軍事學校反而沒有，養成教育不免失於空疏，在幹部決定一切口號下，幹部教育，軍官養成教育，十分重要。基於國民普通教育的不健全，影響到軍校養成教育的素質，由於武器器材的不足，使教育難臻精練，這種情形之下，實施戰時教育的困難，匪言可喻。自前年起爲謀養成教育素質提高以期符實精重質之旨，毅然將原有三十二個總隊縮減爲十五個總隊，並將學期延長爲兩年，今後我們的建軍一面是要把國民教育水準普遍提高，使與軍事教育互相配合

，同時在軍事教育上是要盡量設法充實教育設備，武器器材，期收加強教育效果，來提高高級幹部素質。

至於講到軍事教育制度問題，目前國軍的裝備多係採用美式，教育制度和方法需要採用美國的，這種趨勢是毫無疑義，不過有一個最重要的先決條件，就是無論採用任何一種制度，決不可生吞活剝的整個的抄襲來，必須有獨立自主的精神。過去袁世凱於小站練自強軍時代，適當普法戰爭，德國戰勝了，於是採用德國操典，托方肩槍；後來日俄戰爭時，日本戰勝，又改用日本操典，托右肩槍，至第一次歐戰時，德軍初期戰勝了，又恢復左肩槍；完全是無意識的盲從，殊不知人家戰勝的因素決不是這種左肩槍和右肩槍的形式。我國在民國二十四年之前頒行的各兵科操典多半是抄襲德國和日本的爲主，到二十四年會山步兵兵科學校加以修正，最近軍訓部又將各種操典令教程詳密檢討，本着抗戰之經驗，將我們固有的優點發揚光大，一方面將美國操典中的優點慎重選擇虛心採納，不僅是友邦的優點我們應效法，即敵人的長處，也要學習。因學術乃是無國界的一他山之石，可以攻之，典操令經過這次修訂，在軍事上比較是適合性情，有創造和獨立性的。前年本席率同軍訓之次長及各主管兵監各軍校主官到昆明觀察幹訓團，據本部同人觀察美式教育優點，富有自覺自動自法和刻苦耐勞的精神，無論氣功、晴雨學術設施不稍懈怠，教育方法分準備、講解、示範、實習、測驗、討論幾個步驟，更有充分的武器器材彈藥，因此能採用輪迴式的教育，極短期間可以訓練多數官兵，極適合戰時需要，這種教育方法，我們是應當採用，可是決不可忽略了教育設備，武器器材彈藥的條件。參觀後，史迪威將軍約本席詳評，當時曾提出幾點意見：（一）認爲近代戰爭在戰場，是必須各兵種密切協同，發揮其綜合力量才可以勝利。對於昆明附近的空軍基地，應適時利用實施空協同演習，其在印度六零零營，平時教練如此，戰時處於榆林彈雨音響嘈雜環境中，假使將口令誤聽漏一「零」字，將六千變爲六百，致距離縮少，必致危害友軍，所以建議應照我國之量衡標準，以公尺換算施行，都經美方採納。此不過舉一例，總之我們研究軍學的態度，既不可妄自尊大，更不能妄自菲薄，妄自菲薄，便喪失信心；妄自尊大，沒有謙虛心；必致阻礙進步，這兩種心理都是不正確的。

（白副總長對陸軍大學教職員講演詞）

每集評

反對內戰 (重慶經濟新聞)

內戰將使中國財政總崩潰，國民經濟總破產！

經濟總破產！

「曾經傳來了國共衝突的烽火，這不幸的火焰逐漸蔓延開來，豫魯冀……蘇皖粵各方都起了兵戈的響聲，這是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慘劇，全國人民所懼怕所厭惡所痛心的大規模的內戰竟然爆發起來了！

「內戰不是好玩的，不是可以輕於嘗試的，是全國民眾一致反對的，「玩火者必傷其手」，敢於違背民意，輕於發動內戰者，必定在內戰中被人民的怒火所焚去。

「我們是經濟的刊物，僅從經濟方面來討論。要知道非國財政經濟的現勢，其艱危更百倍於戰時。國民經濟已瀕於破產的邊緣，不景氣的浪潮既先席卷了整個的中國，帶來了關廠停工，破產失業。使大多數人更加貧乏。益之以收復區與大後方的物價的飛騰，尤其收復區的漲勢更是空前，民生痛苦日甚，生產幾乎停止。同時我國財政一向不能平衡，單靠發鈔來彌補，復負需費更為龐大，目前通貨膨脹的程度已可驚人。以這樣脆弱的財政經濟現勢，當然再經不起內戰的重壓。在這內戰初起的當前，財政經濟方面所受的影響已不小。例如：為應付龐大軍費而加劇膨脹通貨，最近各地本票之進行均在數十億至百億，中央印製廠滬渝二廠每月發行均近千億。加以商場心理又由平時轉到戰時，國貨特種，致物價又步步高昇，黃金美鈔的囤積尤為明顯。又如長江船隻全部撥作差船，壓運軍隊，鐵路多被破壞，致使後方民衆無法復員還鄉，貨物不能調濟供需。再如已經豁免本年度田賦的省，又因軍糧需用浩繁而復違法開征，致使人民負擔日益加重，生活更不易維持。

「若內戰不能制止，軍費的支出，就是個無底洞，國庫開支更要加大，通貨膨脹尤要加速膨脹，民衆的負擔更要加重，民生將何所堪，加以戰事的破壞，交通運輸生產建設都成問題。若內戰不幸拖長，必然使中國財

政整個崩潰，國民經濟總破產。

「我們謹呼籲國共雙方立即停止進兵，停止衝突，政府應立即正式召集政治會議以謀解決。全國人民更願以聯合的力量制止內戰。」

查明內戰的責任

(成都大義週刊)

「難為了中國的人民，難為了忠厚樸誠的老百姓，八年的苦難還苦不出頭，英雄豪傑們的雄心一筆抹殺了人民的血淚，官僚政客們的毒料一脚踏死了國家民族的新生。禍亂的根源，內戰的反覆，刺傷了人民的心。」

「談判的紀錄昭昭在人耳目，四種解決的方案，未能獲得雙方的認同。美軍的登陸天津，國軍的源源北上，僞軍的橫行無忌，戰於每日的報紙，親口作的諾言，沒有半句的實現。而一發於昆明，再發於蘇北，這一盤棋的安排，已經令我們看得透明而深澈。

「這種巨大的罪孽，危害國家人民的咎尤，不能含糊，我們必須將他查個水落石出。因此我們主張組織一個公正人士的內戰調查團，來勘明這件禍亂的根源，不備免得當事人的數目人民，難得責任的究竟歸屬，並還可以藉之防止禍亂的擴大與蔓延。舉國人民，全國老百姓，你們不是都不願意內戰嗎？不是都在作苦口婆心的呼籲嗎？但是，那些英雄們，違反了你們的志願，其恥你們的呼籲，我們今天的辦法，非自己行動不可，我們組織一個公正人士的調查團，來查明事實的真相，判明這責任究竟歸屬。」

「前次淳化事件，有人主張組織公正人士的調查團，被片面的否決所阻止。雙方鬪鬥們打架，我們作為房屋的主人，難道連察看一下的權利都沒有，就眼睜睜看他們鬧人民於水火嗎？」

「態度光明的，存心正大的必然不怕人的察看，必然歡迎第三者的公決，我們有權來注意這事件，我們亦有權來組織內戰調查團，不蘇的話，辯護自辯護，呼籲自呼籲，禍難是會更慘厲的蔓延，更迅速擴大的。」

國民大會應如何召開

(成都自由週報)

把國民大會建立在黨派團結的和平基礎上

「關於國民大會建立的問題，不外乎政府的產生和組織問題，政黨地位問題，人民權力與自由問題，和軍隊處置等問題，而解決這些問題的途徑，只有召開一個能代表全國人民意志的國民大會，從此早日把政權正式歸還給人民，事實上這便是重慶國共會談的線索和目標。但是一提召開國民大會，便有很多問題產生了，以前爭論得最激烈的，如代表問題，召開日期問題，大會權力問題，及其會前準備工作和過渡步驟等問題都是。因此，「如何召開國民大會」，便成了目前中國政治問題的總關鍵，為民主自由新興中國前夕的重大轉捩點。

「國民大會」，就從字面上來講，她應該是代表着中國人民的意志，舉國一致的會議，從精神來說，她象徵和平統一，發揚人類的自由意志，從權力上說，她具有最高最大的力量，為人民大眾謀福利，從任務上說，她促進民主團結，使中國走上富強康樂的康莊大道。

「關於代表問題，以前都以為二十六年的國民大會代表不能代表現在情況中的人民的要求，而至今變動也很大，且其任期六年前已屆滿，主張應予重選。根據如「國民大會代表選任法」規定的代表，除當然代表外，其名額為二千四百四十名，其中「特種選舉」和「政府指定」者多由執政黨意志決定，加上一當然代表「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候補執監委員（六全代會決定為四百六十名）幾乎已達總席之半數，其區域選舉與職業選舉可能獲勝的代表還不在內，這當然為在野黨派所難於贊同。代表問題之所以至今仍感棘手，其問題的重點亦在於此。

「國民大會代表產生最理想的方法，莫過於人民政治常識充分具備之後完全實行普選，但這決非短暫時期可能弄好的事，因此，國民大會代表問題一轉，便轉到過渡步驟上來了。

「姑無論國民大會明年開也好，後年開也好，但要使她「具有極完備的代表性」，則非先實行民主不可。即是說：人民的基本自由還沒有獲得，黨派的合法地位還沒有得到承認，及統治機構還沒有撤消以前，人民即無法憑自己的意志去選出代表來參加國民大會。所以，在民主措施未能深入民間之前，一切民主都是假的，虛偽的，違反人民大衆的！其實，站在一

個公正國民的立場上，誰不希望國民大會早點召開，即刻獲得政權呢？誰不希望剷除專治專上軌道，進而安居樂業呢？只是，很顯然的這種天然的慾望在目前這種不平凡的政治關係上，往往便給大後生活種下禍根，甚至貽害終身。所以，我們要求有步驟，有方法，有人民實際背景的召開國民大會，不讓任何人玷污清潔的「人民靈魂」。

「在此地我們所指的「過渡步驟」實包括上述的「會前實行民主」和過渡期中負責決定國民大會職員基礎的機構而言。記得在北伐成功後號召的，「國民會議」，便主張以全國現成人民組織及黨派基礎召開一次的「預備會議」，組成舉國一致的過渡機構來計劃一切正式召開「國民會議」事項。這辦法一直到現在為止，仍不失為當今召開國民大會應該遵循的正確途徑。換言之，針對着中國目前的政治實情，和以事實的教訓，實應先行齊聚各黨各派無黨無派及社會公正人士召集一次「政治會議」，然後由政治會中產生舉國一致的過渡政府，籌辦國民大會，一俟民主成熟後即舉行全國普選，完全由人民直接選出自己的代表來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從而使中國獲得真正的民主自由。

「總而言之，內戰決不能打，黨派必須團結，治療中國政治瘟疫的特效良藥，惟有「民主」！澄清政局混亂的最後歸宿，便是踏踏實實的召開國民大會。因為要使這個國民大會「具有極完全的代表性」起見，大會代表的產生便非常值得考慮。當然這該全國人民直接普選最合格，但是，普選代表必須的先決條件，便是人民充分自由而有極高度的政治警覺性和黨派的獲得合法地位，當然這應該有政治會議產生舉國一致的政府作刻時過渡機構，籌備國民大會，還政於民。不可疏忽，不可馬虎，儘管我們內心急欲召開，但必須要有道當然的忍耐。於是，我們的口頭是「有計劃的召開國民大會」！「有步驟的召開國民大會」！「把國民大會建立在人民覺醒的政治基礎上」！

「至於召開日期問題，我們認為條件成熟後隨時都可以召開，此問題並不值得一談。至於大會權力問題，只要是代表合理了自必該制憲兼行憲，當前問題本身是在會前而不在會後。國民大會應完全遵循人民的意志和中國實際情況而名符其實的召開！」

X X X

大後方的學生

中央大學學生生活

崇文

從三十年到今天整整四年，我一直在戰時後方首屈一指的最高學府中央大學工作。我住在女生宿舍，論工作性質，論居住的地點，我都接近同學，因此啓明弟向我討要關於重慶的文字，我一時無法盡辦，祇好先把這四年在中大所看到的學生生活追寫一篇來奉資吧？

三十年暑假，正是日機狂炸渝郊的時候，我來到中大。那時教室餐廳宿舍都被炸得破爛不堪，無法上課。重新修建的房舍，直到年底才有一部勉強完工。等不到泥土的牆壁和土地吹曬乾透，教室便開始上課，同學們忍着潮溼氣味遷入宿舍居住。

中大的宿舍是相當多，教職員的宿舍是分成一人間，二人間或三人間幾等，那還是一間一間的單房。至於學生宿舍？乃是一百餘人一間的大統舖，睡的是二人上下舖。由於床位擠得太近，所以臭蟲的繁殖非常快，不到數月，臭蟲已成患，常被咬得整夜無眠。學校常開滅臭蟲會，以科學方法消滅臭蟲，但方法難用難，而臭蟲抵抗力甚強，收效甚微。

宿舍整潔很難作到，大統舖用一人多高的短竹壁隔成十幾小間，但前面無門，只是左右隔開，前面仍是敞開的。每八人成一組住一間內，左右各放上下舖二架，中間四張方形自修桌，每人一張小方凳，這樣一擺，行走已大不方便，必須移開小凳方能前行。再加八個人的用具，至少臉盆八個，漱盂八個，八人必須的書籍紙張文具，已成了一家很完全的雜貨舖，而山城雨量之多，幾乎每日都溼淋淋的，於是每一間中就有八把雨傘橫縮聳臥的亂放着，這時連開與開間的走廊都堵得交通不便了。

每遇參觀團或國際友人來校參觀之前。可就忙壞了總務和訓導先生們，果斃了校工，而同學爲了面子攸關更整日不停的作着打掃工作。掃除廢物，加糊窗紙，還要將同學用物一掃而空的藏起。有的吊到閣樓上，有的堆入住在學生宿舍的女生房裏。閣樓堆積如山大有即將倒塌之勢，先生房裏則如堆棧，各貨堆有一人多高，以致晚間不能入寢而跑到教職員宿舍的同事處請求借宿。

男同學對於這些修飾房舍的事到底麻胡些，只不過打掃清潔而已。女同學却相當細心的整理一番。從各處借來雪白麻單當作台布，鋪上滿是墨漬的桌子，裝過豆瓣辣醬的泥罐子外糊各色彩紙算是花瓶，農場裏有的是圓形系同學栽種的四時不謝之花，折來連枝插入自製花樣翻新花瓶裏，安放在鋪了雪白台布的桌上，不知就裏的外人，誰也猜不透這美麗的陳設竟是前數小時偽裝成的。

各房的窗子都由工友協助糊上新的白紙，牆壁由同學自己用洗衣服的板刷蘸着臉盆裏泡好的石灰水刷得雪白，技術系同學供借得意的圖畫掛在白牆上更使窗明月淨的房子加上了藝術品點綴生色不少。這時走進的人覺得如果再把粗笨的上下舖移出丟去倒像一座大型會客廳了。

雖然同學費了無數心血把房子修飾得連自己都不相信這就是昨夜還睡過的那個凌亂不堪的宿舍。而在高貴的外賓眼裏依就感覺不滿。三十二年威爾基來渝參觀中大時，那次宿舍的整潔已是打破最優美紀錄，誰知往慣瑣瑣玉宇的美國上賓僅感覺驚訝，一百多女生住一間大統舖實在是在奇聞，絲毫無心賞鑑我們自薦得意的傑作，倒是陪同參觀的中國人們大大的讚美了一回。

每次參觀大典一過，同學們搬回用具，繳還借物，恢復舊狀的繁亂情形是不難想像的一個多麼滑稽的場面。這時外賓如能重來，一定使他目瞪口呆張大生滄海桑田之概。

女生宿舍位於松林坡上，早晨人還未醒，林鳥已在情歌漫舞，晚間松濤吼着不停，當明月上昇，月光由松林空隙照上大寢室的桌上床上，這種美景最易惹動每個人各種情感。在這種月明之夜你可以聽到婉轉的歌喉在唱着各種歌曲，因爲每人的心情境遇不同，各有所懷，於是就各有所唱。這邊唱着流亡曲，那邊唱着愛情洋歌，有些唱着西皮二黃，有些川省同學大唱其「英台罵媒」，「情探」之類的名川劇。口琴，梵絃林，胡琴等等奏聲也會時時由各方傳來。真是人多才廣。

環山馬路和嘉陵江畔一雙一雙的情侶，步着月光，情話囁囁享受着人生最甜美的快樂。她們與愛人道別後進入宿舍，就可聽得到她們在開着玩笑大喊着「請吃糖」等趣話。青年們天真純潔的音樂氣氛很濃厚，使人會忘記了人心不老。

十點多鐘熄燈號響一響，陸續的都輪上床鋪，仍然聽得見她們在低聲的彼此互談着個人的國家的等等問題，但究竟抵抗不了一整天的疲乏，漸漸的不判半個鐘頭多，人便都入夢了。

中大伙食是三千同學分組成兩大伙食團。這是任何機關和學校以至軍都少有的大伙食團。同學自選幹事辦理，每月改選一次，每屆伙食幹隊事都辦理得相當好，但因伙食的事務繁重，幹事們常因公而缺課，故當選為幹事之同學常自嘲「中了頭彩了」。

平價米吃到今天還在繼續吃。菜經常是素的。月底伙食費如有空餘是可用來大打牙祭（四川人說吃好菜為打牙祭）。紅燒牛肉，夾沙肉，魚香肉絲等菜均為高貴的牙祭。

如過平價米領不足數時，鬧起飯荒來，飯缸可就熱鬧了。成羣的人圍在飯桶周圍搶飯瓢，盛過飯的同學把瓢遞給自己的熟人，依樣傳遞，如無熟人那你就等著吧！女同學都傳給女同學，因此男同學怕飯瓢落於異性掌握，那時就等到最後一名女同學盛過了，飯瓢才能脫手。

前兩年柏溪分校飯廳裏，一位同學正在低頭盛稀飯之際，後面搶瓢的同學們忽向前一擁，竟將盛飯同學擠入飯桶，兩脚朝天，一身稀飯，不是搶救得快，險遭不測。

中大同學確有居陋巷不改其樂的古賢遺風。住着大統倉，吃着平價米，而研讀的動盪毫不因生活貧苦而稍減。圖書館大小閱覽室經常客滿，如到考試前一兩週必須先佔座位，各化驗室，各工場整天不停的工作着。

中大在重慶城甚近，一切課外活動因置辦較易，故此處甚活躍。話劇平劇各種音樂均有組織，經常研究練習，話劇公演過的有「日出」，「雷雨」，「原野」，「清宮外史」，「野玫瑰」，「杏花春雨江南」等名劇。

都由學生自導自演，有時也請原創作者及名導演來校指導，舞台裝置，燈光佈景有技術系電機系同建築系同學學幫忙設計辦理，演員是由數千同學中選出最有舞台經驗的人來担任。到底人多了出狀元，每次通力合作的

成績都相當好，連幾位名導演都讚嘆不止。

平劇社有如北平的科班，每次公演除戲衣是租借以外，所有文武場兩甚至於檢場都由同學自己担任。平常每星期都有一兩次常會練習鑼鼓，唱作。遇有某團體邀請募捐等義舉，便可立即彩唱，上演的戲碼却很重，記得某次演募捐的戲，戲碼為「審頭刺湯」，「宇宙鋒」，「打漁殺家」，「解寶收威」，「全本龍鳳呈祥」等戲，從晚六時開鑼直到次晨四時才散。演員們當微休息，便聽見吹起床號了。

同學主辦的壁報二十餘種，包括新舊文學，科學，藝術，政治，戲園……門門俱全，內容都相當充實。惜每出版之前必須呈訓導處審查，故常使主辦人與投稿者感到不大自由。

教室最忙，白天上課，晚間開會，各較大的教室每晚燈光人影交錯，熱烈的討論着各種問題。

中大同學不是書獃子，處處都表現出活跳跳的精神來。去年湘桂戰事吃緊時，中大同學的從軍熱便是最顯著的表現。上課的同學人數一日的減少，教授點名時代替答「判」的變成了「從軍去了」，這留校的同学代答。

一天航空系一位教授在上課號吹過不到五分鐘便下課了。原因是教室裏只有一位同學在等候他，報告完日本班同學全數從軍，只剩他一人因有特殊情形不便入伍，報告完畢他就去歡送從軍的同學。所以只好下課。這位教授在路上遇到另一位教授，那教授問何以下課很早，原來那另一位先生上課去，教室空無一人，黑板上寫着「歡送本班同學入伍，本日各課暫停」。

歡送同學從軍的鞭炮聲不絕於耳。校長，院長，各科系主任日夜不斷的接見來辭行的從軍同學。

每遇到向我來辭行的從軍同學，我總問問他們有沒有要我代作的事情。而他們回答大都是：「一回得來有事自己作，回不來還有甚事」，堅決的口氣，勇敢的志氣，感動得使人掉眼淚！

抗戰期中，每個同學忍受着清苦的物質生活，吸收了各種學識，表現在各種活動上的卓越的才幹，四年的大學生活，光陰沒有虛擲。尤其從軍的踴躍，充分顯露出青年人愛國的心切。

我會親自參加過四次畢業典禮，每次禮成後，我望着他們的背影，目送他們走出母校的大門，心裏想着這些優秀純潔的青年們跨出校門後將走到哪裏去？什麼樣的人才配領導他們？

今天抗日戰爭是勝利結束了這些，青年人反陷分入極度苦苦中，茫然不知所從。



秋深昆明城

趙令一

滇京雜寫

我們的飛機到昆明的時候，昆明的電燈已經很明亮了。有如一天雲霧，靜而且美。我們的飛機在這空中落下來。我呼吸到一口清涼的空氣，這空氣中似乎有一種香味，使人舒服。坐上汽車，我們在一天繁華下走進昆明城。

車子停在洋和街。這時是下午八點廿分。然而這個城却是非常靜了。街上幾輛閒散的黃牛車慢慢走過。拉走了我們的行李。我們在清靜的街上走來又走去。我們找不到旅館。街上人少，我們心裏有點寂寞。我記憶中的昆明，不是這樣，昆明是一個繁華的城。也因為這樣，我們到十點鐘還沒找到旅館。

我已經疲倦了，我站在一家旅館門口。我給了車錢，把行李也堆在店門口，然後我叫茶房出來。茶房說，這兒實在沒有房間了。我刺着眼睛，挺着胸脯，用手指着行李說：「先搬進去。」我一邊取出皮夾，把張千元的鈔票，放在他手裏。我說：「這算是小費。」他帶着一點為難地笑着問我：「有太太嗎？」我告訴他只有我一個人。這樣，房間就算有了着落：茶房讓出他的房子給我，房錢照付，但不交賬房。

我在洗臉，茶房作大掃除。
「這兩天沒戒嚴了嗎？」
「沒了。」這個沒了之後，他告訴我前幾時候政府改組交接時發生的那些事，城外有槍聲，城裏雖沒發生什麼事，一切經過並不如重慶傳聞那樣過大，昆明又復了安謐，夜來時關店較早，因為是怕萬一有麻煩；但這件事大概亦不過是暫時的，茶房極會說話，末了他對我說：「先生，你放心吧，這兒已經沒事了。」

第二天清晨，我到省政府去拜望李代主席。

省政府位於城着的五華山上，氣勢雄偉非常，一條長約百米的石板路接大門，寬而且平，大門以內即是石級，轉着走上山去，本地人把省政府即叫五股山，這山在人心目中代表一個無上的權力，象徵着一個巨大的希望。

登記過後，我便沿着石級走上山去，山並不高，却極美麗，一片綠綠中，幾座洋式大樓，顯得極其安靜莊嚴，上完石級，便是一片平地，地上綠草雖已變黃。一帶常會樹却還茂盛鬱鬱，使人神往，沿着水泥大路，我穿過叢林去到外接待室。

遺憾的是李代主席沒在，這樣，我便改過主意，去看祕書長伍純武先生，接代室的人要我自己去找，這到方便了我，我借此可以自由地走走。

舉眼一看，盡都是翠翠顏色。路上有人來往，身上都配着紅色緞條出入證，臉有喜色，好似舉行婚禮。紅綠交映，頗有風致。路口上都有衛兵，或站崗，或巡邏，顯出森嚴景象。兵皆荷槍，精神極好。顯要處尚有鐵槍陣地，沒有兵，恐怕已是昔年陳跡了。

我經過一座大樓，門邊有「祕書長辦公室」字樣，我便把名片交給一個工友拿進去。這樣，我就見了伍先生。

這是一間大大的房間，四週是書架書箱，壁上掛着地圖與統計表，中間一張圓桌，四張沙法，頗像一間書房。

我在祕書長前邊坐下，他穩重而和藹，我問到雲南省政府改組的情形，他告訴我一切已順利完成使命。目前一切安謐。伍祕書長曾為雲大訓導長，溫文莊重，一派教授風度，我問到他好些別的問題，他均慎重作答，話極少，少而中肯。

因為我看了他桌上公文頗多，故稍談即出。

下石級時我想起山上情形，覺得是一片潮氣，當年長衫搖來搖去之風已絕。辦公室中現已有公可辦，公務員已是頗有精神，有潮氣便佳，有精

辭更佳。

接到省府發給的通知我，我第二次走上五華山去。在教堂一樣的禮堂中，我看見代主席李宗黃先生，四週燭光極明亮，空氣都極端安靜。李先生穿著一套舊的黃呢軍服，帶着一臉微笑，站在燈光裏和我握手。我彷彿覺得我前面的是一個神父，他的身體清瘦，而眼睛明朗，樣子極其瘦弱，而精神則極良好。

他先問我的旅途勞頓。這使我覺得他的客氣，他對我說，他愛見新聞記者，他以前曾經做過我們現在的職業，他希望新聞界的朋友們能在譽論上幫助他，他便能好好治理他的人民，實現他的理想。

他的聲音很低，很溫和。但漸漸地提高了起來，因為他談到雲南的老百姓。他說：雲南的人民最可愛的，從本質上說，他們純樸，坦白，虛心，待人熱誠，處世謙恭，愛戴國家，擁護政府，說到這裏，李先生非常愉快地笑起來，他說，一雲南環境好，大有可為，苦三年中治理不好，就是一個大飯桶，這我也笑了，我覺得他不是一個官，而是一個可親的志士。

他對我說，他不是官，而是一個革命者，我的衛士們似乎竊笑我沒有官派，其實我不是官，我是奉了領袖的命令到這裏來工作，要使我又一個命令調我，我又還是一個老百姓，我是一個革命者，我應該有革命的作風。

這時已是夜半七點半鐘了，我知道他還沒有吃過晚飯，就告辭走了，他的副官告訴我他每天要工作十六小時而且要接見七十個人，我覺得他太辛苦了，願這個老人健康。

昆明有兩條大街，一條是極端西化的慶國路，高樓大廈，銀行林立，滿街走着華貴的小汽車。梳光頭的男人，嫩點紅說英文的女人。另一條是正義路。路中有古色古香的牌坊，牌坊上添符紅紅綠綠，金色的字跡極為好看，店家門前仍是中國味道影臨古雅，紅綠雜陳亦頗宜人，街上走請諸公務員，學生，鄉裏進城的少男婦女慢慢開着吉普車閒遊玩的美國官員，橫穿過這兩條街的是南屏街，有如一畫橋，專通過去。

我黃昏裏在南屏街散步。



街口上的花市已經零散，有一二翻轉下女人，在整理賣剩的花籃。旁邊是一羣等公共汽車下鄉的人。近中公園中坐着一羣流浪人，男女老少一大堆，在聽商店裏播放出來的「月亮在哪裏」，隨聲應和。

從南端一直走去，稍過數步即是一羣擦皮鞋的小孩，齊聲叫喚客人，我反正無事，也就坐下來，一邊擦鞋，一邊看過路人形形色色。這時候人特別多，大概是「昆明」「南屏」「大光明」去趕七點鐘的電影的，天尚未黑，行人顯得極為從容。看看他們，真覺得天下實在太平。

「O.K.I」忽然有人大叫一聲，一看原來就是為我擦鞋的小鬼。我吃了一驚，他却笑得非常愉快。

「O哪樣。K？」

「老美擦完鞋子就叫O.K。」

我笑笑，站起來就沿着街走。街上沿人行路有四排地攤，情況非常熱鬧。軍服，口糧，什麼都有，儼然有如百貨店。此外是些外省人拍賣衣物，賣的人多，看的人更多。買賣之中，難免有些爭吵笑罵，沒事的人閒走一遭，未是不可算做消遣；帶些故事回去，也頗有趣。

忽然聽見二炮響，已是夜裏九點。心裏想對對一候，一摸表却已失蹤，再檢查身邊零碎東西，結果是丟了一隻表，一支筆，和一搖之散鈔票。

誰無禮貌

汪波

報載美國兵頗以上海人欺詐為苦，並言「上海人雙手向汝，毫無禮貌。」

而商人營業，非帶三分欺騙不可，所謂宣傳也。勝利之後，大批美國兵到上海，此時上海正在市面不景氣，自然乘此發財，商人各圖都有，美國商店不至於免費贈送。

是時，想出各種新奇玩意，搬出各色古畫，當外國人洋盤，然這藥店，並非硬拖，是美國兵看得眼花，自願送上去上當。一些路上兜售者，並非個個留學生，不能精通英語，祇能「雙手向汝」，高喊「哈囉」。此乃拉客之道，出於不得已，並非無禮也。

反言之，物先自腐而腐之，人必自輕而人輕之，美國兵要是在路上態度嚴肅，勿賊頭狗腦東西張望，或坐在車上勿頑若猴子，上海人也不至於在兜商時「雙手向汝」，動手動脚也。

而有目共賞者！美國兵不以損壞在人腳後而損乎？吉普卡判處罰，見女人經過時即上前搭訕，難道此為美國兵對中國人之禮貌？

民主的堡壘

郭琪

今年十一月一日，是聯大最後一次校慶，聯大學生自治會發動了全校各團體共同來熱烈慶祝，圍繞着十一月一日這一天，有一週的紀念節目。

先是學生自治會在十月廿七日舉行了茶會，招待昆明各學校的代表，作為這一週校慶紀念的序幕。

校慶自十月廿九日（星期一）開始，那天晚上有新詩的詩歌朗誦晚會，在大會上，何其芳「夜歌」受到了普遍的歡迎。其他又朗誦了「自畫像」、「太陽」、「春天」、「風火大聯歡」等幾十首新詩。

第二天晚上「高聲唱」歌詠隊主辦了一個音樂晚會，參加的歌詠團體，除了聯大自己的「高聲唱」和附小的歌詠隊以外，還有「海軍」、「昆明」、「青年」、「青友」、「中蘇」等歌詠團。將近四十個歌曲中從「勝利之歌」到七個歌詠團大合唱的「我們反對這個」，都是非常現實的題材，唱出了人民真正的要求和呼聲。

夾雜在歌詠中的有兩個精彩的舞蹈：「希特勒還未死」和「飢餓的農人」。十月三十一日晚上學生會學藝部舉行了一個「八年來的聯大」檢討會。繼雷海宗先生報告「聯大校史」之後，吳教授指出了聯大所以能集合北大的自由，清華的嚴肅，南開的活潑這三種不同的風格，幾年來，不但沒有發生衝突，反而大家精诚合作，獨樹學術自由的旗幟，不屈服於外部的壓力，戰勝八年來的種種困難，完全由於聯大有着戰鬥的，團結的，民主的精神的緣故。同時他指出了聯大同學經過抗戰生活困苦鍛鍊，更深的了解了中國人民的痛苦，八年來大家變得更深了，意志更堅強了。此次聯大不但在學術

上，且應在民主運動上，作為全國人民的先鋒。王惠恩和陶一多兩位先生，在講及「教授生活」的時候，不約而同的撇開物質生活專講精神生活。他們不願為物質生活的低劣而叫苦，却因聯大有學術自由而感到安慰。在極窮困的日子裏，堅守着聯大的崗位，不願有所轉移，陶一多先生更指出聯大教授僅僅是一個民主「堡壘」，「堡壘」是保守的，因此還不夠，還要衝鋒。

校慶日是最熱鬧的一天，早上十點鐘校方舉行慶祝會，梅校委在會上報告八年聯大苦鬥的經過。大家並在大會上瞻仰了新校委傅斯年的遺像。下午四時校方茶會招待校友及各界名流。在大閱覽室裏掛起了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的旗幟，還有三校在北平的校舍以及長沙昆明沿途的照片。在兩區十號陽光美術社舉行了木炭、水彩、鋼筆和油畫的展覽。在操場上，有悠悠體育會，鐵馬體育會，以及各中學校友會，各院系級，教職員，女同學組成的球隊，作各種時類與拔河比賽。在民主牆上，從這邊到那邊，掛滿了特地的壁報，「現實」、「學習」、「生活」、「拓荒」、「習與作」、「南苑」、「刺殺」、「高聲唱」等十幾種，五光十色，琳琅滿目。大多數壁報的論點集中在反對內戰上。他們喊出：「人民用血和淚換來的權利，不是用來哺養內戰的！」「政府一面自己簽訂條文，不付諸實施，一面却指責中共無信；一面聲言懲辦敵偽，一面却整編敵偽大打內戰。」「陽光壁報」也畫出反對內戰的漫畫。

晚上，在大閱覽室前面的廣場上，三千多人圍繞着一團熊熊的火，在火光照耀中，不斷揚起歡呼，鼓掌和吶喊的聲音，這就是工學院所主辦的篝火會。十一月二日有悠悠體育會主辦電影晚會。

從三日到六日四個晚上，在東會堂裏，久已沉默的劇社，把且風雨夜歸人編呈現在數千個觀眾之前。由於每個演員演技的純熟，這次演出獲得了極大的成功。

一個重慶人的呼聲

丁 渠

最近重慶各報的京滬通訊所記載，「重慶人」已不是京滬人所崇拜的對象了。其地位的低落，大有一日千里之勢，不但失掉了「非重慶人不嫁」的光榮，「註」並已變成一種令人討厭的人物了。毫無疑問的，這是由於一部份從「天上飛下來」的重慶人，太不爭氣，有以致之。他們到了收復區，只曉得佔樓房，做衣服，搶汽車，買黃金，玩女人。這又怎能不使八年多日夜望旌旗的同胞們，由於失望而憤恨呢？然而仔細分析起來，那些從「天上飛下來」的重慶人，究竟是少數特殊人物，並且也不見得全都那樣不爭氣，而這些人，更不能代表大多數的「重慶人」。

固然是，有不少的重慶人，在八年抗戰中發了國難財——甚至現在也發了復員財，同樣的，也有不少的重慶人，在準備衣錦還鄉，撈他一筆，然而這也仍是少數特殊人物而已，那大多數的「重慶人」，却在絕望中唉聲嘆氣。在抗戰期間，他們不怕吃苦，他們不怕敵機的轟炸，食難下嚥的平價米，他們能甘之如飴，營養不足的嚴重問題，他們也處之泰然。他們靠着賣衣物，來貼補度日，他們懷帶着大肚皮的太太繼續工作，爲了那最後勝利的希望，他們曾忍受了一切。勝利終竟判來了，在狂歡之餘，他們也懷着無限的希望：他們希望國家此後日臻於富強，他們希望國內真能和平團結統一，他們希望公務人

武漢通訊

李葆初

芝加哥，中國內陸的大商埠，南北交通的中心點，在戰前其文化水準就相當地高，然而淪陷以後，就和外界隔絕了。在高壓政策和奴化教育下的武漢，一切都失了生氣，再加上去年的大轟炸，高大的建築都化爲了灰燼，充斥於市的只是斷磚，殘瓦和拉雜築成的防空壕，陰溝上的鐵板已不翼而飛，柏油路上全是洞，連市政設施都談不到，更何論文化設施！

勝利聲中，這裏遂有了生氣，以前爲了躲避空襲而逃往四鄉的人都回來了，再加上鄉裏來觀光的人和後方轉來的人，於是路上熙來攘往地，非常熱鬧，尤其是後花樓一帶，街面窄，店舖多，從早到晚，行人的隊伍總接連不斷。好！人多，房的問題也就來了，屋少人多，不敷分配，於是抄費自費等名目應運而生，抄費常以金條論值，這當然是不應當有的，於是報紙上天天有房屋糾紛的啟事可見。

戰事初宣時，武漢忽然發現登革熱患者，接着一傳十，十傳百，武漢人士恐有大半受到它的糾纏，甚至有全家罹疾，連請醫生都無人的也有。好容易登革熱將絕跡了，又發現了天花症，天又苦旱，氣候又乾燥，農事遂大受影響，八年戰爭的禍害固然不小，連其餘波都害人不淺！

這裏現在有三多：灰多，油燈多，武裝同志多，灰是受了轟炸的影響；油燈是受了煤荒而至斷電的影響；至於武裝同志呢，那多了：中國陸

軍，海軍，空軍，憲兵，美籍空軍等都是，更有許多學時髦的青年，也愛做些黃色或綠色軍服。這裏有三缺：缺棉膠，缺羊毛，缺煤。因爲缺棉膠，所以軍胎費，套鞋費，雨衣費；（雨衣要兩萬法幣一件）同爲缺羊毛，所以買不着羊毛衫，買不起毛絨；（十萬元一磅）因爲缺煤，所以木柴大漲價，間接又使街燈成了裝飾品，於是手電筒行情大倍。

武漢的影迷眼福太淺，朝夕盼望的美片遲遲不至，中國片子也沒有什麼新片到來，現在首輪戲院映的是費穆導演的洪宣嬌，以及蘇聯片驅逐機師，票價漲到三百元，又因了電力的限制，只映夜間一場，情況冷得很。

新近由渝運回了武漢文藝社，該社創於民國廿二年，現在預備重提武漢的文藝空氣，廣徵社員，積極工作。已開過兩次文藝欣賞會，將來還預備開畫展，演話劇，出刊物，編叢書，設圖書館。該社社長爲胡紹軒先生，現任武漢日報副刊編輯。

報紙有武漢日報，華中日報，新湖北日報，新出版的大剛報以及將出版的和平日報，（掃蕩報改名）書店開始營業的還少，新近由重慶運來的自力書店，陳列着許多後方出版的書籍及抗戰電報等，很惹人注目。

金價已到七萬八千，三道機米每石八千元，尤其貴的雜貨，中等的呢帽要八千，五磅的熱水瓶要五千多，襯衫在三千左右，但並不是什麼橡皮領，科學軟硬領之類，再紙也是實物之一。武漢大學已在籌備復課，大約明年即可開始招生，停滯了七年的武漢文化又將向前進展，黑暗了七年的武漢市政又要重見光明，等着吧，新的，生氣蓬勃的武漢就要出現在我們面前了！

員的待遇能以調整，他們希望全國人的生活水準提高，他們最希望發三個月勝利獎金，他們更希望順流而下能以早日復員。看吧，在重慶這個山城裏的大街小巷，到處是下江人的地攤。誰不在想把那些舊破的東西賣掉，以便早日還鄉呢？然而事實告訴他們，這一切都是剝削的美夢，在斷斷續續的希望中，終至於絕望，勝利獎金已成泡影，早日還鄉，更是渺茫，法幣又日漸膨脹，將落下來物價，又復上漲，賣了東西的錢，再買不同同樣的物品。救濟總署的外國貨，又不見得有份，有人說「地攤是出賣勝利的希望」，已成了諺語，某報謂「恐怕勝利的太難看」，也不幸而言中。

大多數的「重慶人」，和大多數收復區的同胞，是沒有很大區別的，同樣的在艱苦中渡過了八年，同樣的都希望有光明的前途，誰都不應祇向對方懷着奢望或失望，誰都不應逃避責任而憎恨他人，展開在大衆面前的，却是同樣的一段艱苦的路程，而當前的問題，便是大家應當怎樣的一心一德，走過這段艱苦的路。

至於那些「從天上飛下來」的其中一部份的惡劣份子，讓他們估摸房去吧！讓他們換汽車去吧！讓他們做衣服去吧！讓他們買黃金去吧！讓他們玩女人去吧！也讓他們去自掘墳墓吧！他們不但不是一重慶人，甚至也不是中國人。他們只是些沒有靈魂的人們呵！

註 在日寇投降時滬上女子徵婚之條件竟有限制須「來自重慶者」

三四，十一，十五，於重慶

人苦心更苦

萬家勵

山東省主席何思源氏形容山東人民過着人苦心更苦的日子，他們那裏被迫拆鐵路，但一到天亮又由於內心的歉疚偷偷地修起來。

其實不僅是山東人如此，全國各地人民又何處不是煎熬地渡日如年？他們的生活已退到空前的窘境，食無樂，住無處，但還還是指物質生活而言，精神上他們忍受着無邊的酷刑，譬如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更不知向誰申訴。

造成目前人民物質及精神所受的痛苦，是誰使然的呢？這問題似乎是多餘的，因為絕沒有人肯大膽承認不諱，照所有大人先生的言論，他們都是為老百姓服務，休養所謂「人民之公僕」，老百姓受惠之餘，正不知如何歌功頌德，更那談得上以德報怨不知好歹呢。

連的我們暫且不談，譬如在上海，這幾個月來，物價不斷狂漲，升米小民都將奄奄待斃了，但儘管如此，却不敢有所開指陳，上海的空氣較之收復前更顯得無底無際，人民對自己的感受不敢表達，雖說政府當局也會規定言論出版自由，但實際上種種惡勢力似乎向你張牙舞爪，其真間又似乎有彈彈可怕的影子向你警告：「知道嗎？不許說出來，否則你不要命？」事情就是這樣，他們所遭遇的，所目睹的，祇能暗藏在心裏，鬱悶一輩子。

眼前的現象就是這樣，報紙上登過一段

電訊說國軍打進東北的時候，沿途鄉人都側目而觀，他們似乎對國軍進駐表情一點不熱烈，本來在滿目瘡痍之餘，即便與高彩烈地歡迎，也得有一番精神啊！

或者有人以為這是自我麻煩，倘使能學着道家那種「沖淡寡泊」的心態，裝做無聞無睹，就不會有什麼苦悶了，但畢竟這種高雅的心情不是常人所能具有，而且偏肚子要吃飯，眼睛張大着，耳朵也沒變所以結果祇好和定永遠苦一輩子了。

「怪火」之類

歌舒芸

最近監察使赴中行社某處查驗，接收倉庫竟有兩處發生怪火，堪稱咄咄奇事。

這數月來收復區的情形可謂紊亂達於極點，特別在接收偽產業遺工作上，大家你爭我奪，他們不是為國家做事，而是拼命為自己撈錢，聽說某某接收大員所有之汽車竟比開一個汽車公司規模尚大，他當然是從不同的地方接收過來的，結果除了多製造一些「新貴」外，國家完全沒佔到任何光，今天你有權有勢，接收的東西算你的，明天我如能壓倒你，不怕你不乖乖地吐出，這就是我們所謂「復員工作」，國家利益管他娘，今天有權有勢，就大大收括一批，反正這已是天經地義，心服不直，從

來中國公事就是這麼個樣。

後來也許聽得太不像話了，傳到中央耳朵裏，於是首先有委員長對各地接收人員嚴禁貪污的訓令，但背者循循，聽者藐藐，似乎頗有點怪你多事的樣子，他們不平之下以為他們抗戰了八年如今連這點點小「報償」也沒有，不免悲憤填膺，但不久依舊我行我素，一句話，「中國就是這樣」換一千個人來也不會例外，派來中央大員撤查，某處接收工場所貼封條竟達數張之多，再三啓封之下，非但景物全非，一切珍細零件竟達不翼而飛，這種作風大概亦祇是我國獨有的。

但現在似乎更進一步，放火一把，燒得乾乾淨淨，即使你欲撤查，亦將苦無線索，這是做根本滅跡手段毒辣有力，你如果知趣不管，算你識時務有限力，否則自討苦吃，我一句話就能推說得乾乾淨淨，這是起因於天火，信不信由你，反正我可不知道。

事情辦的是偏就有不識事務如程中行監察使一類的人，他偏要發表，而且他又偏要追根到底，從前外國人對於一分錢之差額往往會爭得面紅耳赤，公堂相見，在中國「放火」的事却已是數見不鮮，如果偏要窮追根由而要被人家罵為鬻瓜的。

「怪火」祇是這種怪現象之一，其實中國人聰敏過人，也許他們的進步還絕不止此。

慘痛的一頁：

忘不了的罪行

羊丑

是十二月八日午前，一個星期六的中午，我從圖書館看了書回來，松靜靜的坐在我寫字桌前。

他和我分別了兩年，兩年前他終於耐不住孤島的寂寞，離開上海到內地去。

這大過見，我當然格外興奮，我們細細的談着。

而他却笑着拍拍我的肩，他說：「現在你還年輕，假如長期抗戰下去，你一定比我能做出更多的事來。」

「在抗戰期中，我們的生命上似乎都變成了勝利了，這一個時期是供獻給國家的，除非我們的話談得足我佩服而慚愧。」

「我這幾年，在這種年齡正是求學的時候，而現在過着這種流動性的生活，簡直太可憐了。」

他跟着我，我向他提出一個意見，我覺得他讀得還太少，在他這年齡正是求學的時候，而現在過着這種流動性的生活，簡直太可憐了。

頭，我們一進門口，她就嚇起嘴，不肯理他，松同她打趣着：「我難得到上海，你就忍心同我吵架嗎？」

敏忽然問我：「這次抗戰是中國男人抗戰呢？還是中國女人抗戰呢？」

「這是不分男女的問題，你去當兵，我當民衆的，不分男女，這是一樣的事。」

「你還沒有發表我的意思，我就給你打氣，我一定要在上海，這日子好過嗎？」

「我打趣着：「那對不對？或者到內地服務。」

「我打趣着：「那對不對？或者到內地服務。」

「我打趣着：「那對不對？或者到內地服務。」

「我打趣着：「那對不對？或者到內地服務。」

「他苦笑着點頭：「我們苦笑着點頭：「我們苦笑着點頭：」

「我們苦笑着點頭：「我們苦笑着點頭：」

「我們苦笑着點頭：「我們苦笑着點頭：」

「我們苦笑着點頭：「我們苦笑着點頭：」

「我們苦笑着點頭：「我們苦笑着點頭：」

「我們苦笑着點頭：「我們苦笑着點頭：」

「我們苦笑着點頭：「我們苦笑着點頭：」

「我們苦笑着點頭：「我們苦笑着點頭：」

「我們苦笑着點頭：「我們苦笑着點頭：」

民衆的話

本欄歡迎投稿，舉凡有關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社會，之文字，祇要是真正代表民衆說話，與爲民衆呼籲的，均所歡迎，文字勿超過一千字爲佳。

教育善後與善後教育問題 日新

收復區大學學生向政府要求改善處理辦法，提出「學生無偽」「人民無偽」一要求照常上課一等等口號，請願游行，博得社會不少同情，而教育當局，在未得中央命令之前，依舊堅持原議，以致目下，雙方爭持，成爲僵局。

問題癥結，似在前淪陷區和內地——即所謂「大後方」者隔閡太深，漸至彼此缺乏確切認識，以至一部分內地人士，以爲淪陷區學生在敵偽統治之下，必已深受毒化，爲今之計，非加大量精神訓練，不足補救，所以教育善後會議，決定收復區內各專科大學，必須立刻停課，以特甄試，不久又有臨時補習班的擬設，結果引起了這次學潮範圍之廣，包括京，平，滬等地。爲求收拾起見，政府自不能不謀補救辦法。

平心而論，這次處理收復區教育問題的決策，當局未免操之過急，目前對於各地各校的實況，現狀未有詳細調查，而便一概加以「斷然措施」，自然難免產生遺憾。最近各中央大員和察收復區的結果，相繼發現學生們「未受毒化」，因而對於學生代表，慰勉有加，但於政府既定法令，則表示暫時不能更改。必俟最高當局重行考慮會議後，方能收回成命。這樣無異大大延長了問題解決的時間，所以我們以爲凡事與其推敵於後，不如審慎於前，可以免去不少周折與時間。効力上的損失，固然，即以此事而言，實行補救還不過遲。

目前最大困難，是所謂「善後教育」問題，補習班的設立，本以精神訓練爲全部課程，經學生屢次請求結果，上海方面，已允予「儘量」加入實科，以免荒廢原有學業。但學生認爲不能滿意，要求「上足」實課，而於此外「儘量」加入精神訓練，庶幾不致荒廢一年，而間接使國家蒙受損害。此點誠如大公報所說，不能「因廢廢食」，學生需要，既以科學智識爲主；國家建設，既惟實用人才是賴；而此輩學生，尚未被深刻毒化；則我們以爲善後教育，應以實科爲主。

此外師資問題，亦爲爭執中心之一，根據統計觀察的結果，一般「偽教授」的坦受此名，實屬冤枉，且不論他們對淪陷區教育支持之功，即在消極方面，亦沒有任何不愛國的表现，所謂從敵媚敵的敗類，僅佔極少部份而已。況且敎部所定可予任用的教授資格，即在淪陷區內曾從事地下工作，或有積極抗日表現者，未免故意作難，由於兩者

無論有一，即不能從事實際教育工作。所以對於「偽」教授的處理，似乎應該：除非其人劣蹟昭彰，附逆有據，一概准許暫在原處服務，一俟有機，即刻加以甄別。如此可以不致因噎廢食，妨礙目前善後教育的推行。

至於利用原址上課，對舊有圖書儀器儘量使用等事，原則上實無反對的必要。與其重起爐灶，執若就地利用，駕輕就熟之爲便，此地不必加以辯說。

總之，抗戰初勝，百端待理，政府對少數事項的處置，有時不免容可疵議，然而既經失着在先，一旦指出匪賊，必須立即先事善後，以免一誤再誤，造成國家不可挽回的損失，這是人民對政府的一點希望，務請當局者加以考慮採納。

再爲荒廢學業而呼籲

在過去的半個多月中，我們曾經爲了學業的荒廢而向各界人士大聲的呼籲，而獲得了各方面熱誠的同情，批評與援助，這是首先應該表示感謝的。

昨天上海臨時大學補習班李主任壽雍在中央電台廣播向各界說明補習班的辦理情形，首先指出了政

府設立補習班的苦心，然後說明了補習班正在籌備的各勃：（一）因爲校舍不能容納全體同學，準備分班上課。（二）免去不必要補習的科目，儘可能增添實科。（三）將來分發相當學校等。看起來似乎對我們以前所提出的願望已經有了圓滿的答覆。可是原則是原則，事實

我們以前所提出的願望已經有了圓滿的答覆。可是原則是原則，事實

我們以前所提出的願望已經有了圓滿的答覆。可是原則是原則，事實

我們以前所提出的願望已經有了圓滿的答覆。可是原則是原則，事實

是事實，儘管原則如何美滿，事實難免有所距離。所以在今天除了對政府的美意與朱部長李主任的同情和援助表示明瞭與感激之外，再來提出我們的意見。

對於李主任所廣播的各點原則我們當然表示贊同，但事實上實行起來，却還是要荒廢一年學業。為什麼？因為各校個別與李主任接洽之後，知為原則與事實有着很大的距離。

請舉上海醫學院為例。

上海醫學院的負責人於昨日聽李主任的廣播後，立刻派員持課程表，學生教職員名單，經費預算等赴李先生處接洽，說明校舍儀器圖書一切現成，而教職員亦已由內地聘請來滬，祇俟命令，立可開學，而據李主任表示分班並非復校，祇是因爲補習班校舍不敷，暫假各校房舍借用而已。課程方面，更須待應行補習課程排足之後，另有空閒時，方可插入實科，而教職員之聘用，各校亦無權決定。因之，一切都已籌備好的上海醫學院，仍祇好繼續停課。

交通大學接洽的結果，也有類似的情形。總之，分班並非復校，實科不能充足，最後的結果仍舊是荒廢一年學業，浪費一年光陰！

我們再一次的鄭重指出，工科，理科，醫科以及其他實科都是非修足應修的科目，少上一個鐘點都不行的。讀工科的少修了一點，也許將建造的工程因此出了事，影響到千萬人的生命，讀工科的遺漏了絲毫，也許將來無數的病人就會因此而遭受到犧牲。我們還要鄭重地指出，我們的功課都是離不開實驗與實習的，離開了這些單是紙上談兵也就等於沒有讀書！

荒廢一年，對於我們對於整個國家的損失，明眼人一望而知，我們也不必多說。現在要提出的還是我們的要求：要恢復原校（利用一切原來的設備，當然不需要復原校的名義）立刻繼續上課，而是要修足必修的實科，此外再長期平均地插入必需補習的科目（思想訓練本來應該是長期的）要知道荒廢一千餘人的一年光陰，就是浪費了一千餘年可貴的生命，而這誰也知道是多麼可怕的損失！

我們的要求很簡單，也很合理，所以我們再向各界人士伸出手來，請求同情與援助，同時也向教育當局請願懇求，再考慮更妥善的辦法。當然我們也極願接受善意的批評與指教。

交通大學
上海醫學院
上海商學院
國立首專全體學生
德國留學團
雷士德工學院

不許丈夫兒子去

打中國人

抗日戰爭中我們的父兄，丈夫，孩子，以及自己遭受無比的苦難，八年來，我們有的失去了丈夫，有的失去兒子，整天都把眼淚往肚子裏流，但我們確是毫無怨尤地挑起兩頭苦重的担子，把一切希望都寄託在抗戰結束以後。現在抗戰結束了已沒有任何理由再要我們担負內戰所產生的苦難，我們更不能讓政府將我們的丈夫子弟送去進行內戰了。

我們反對內戰，我們有權利制止內戰！

當前的內戰，是我們走向光明或墮入黑暗的關頭。這和每一個人的命運，息息相關，我們不能再緘默，不容旁觀，用我們的口，用我們的手腳，以至奉獻出自己的生命。一句話，我們要用種種方法號召，動員全國愛好和平的人民來反對內戰：告訴大家，讓她們知道自己底在敵人炮火下九死一生的子弟，

丈夫現在又被迫去打內戰。我們要用我們的筆寫信給各種人，上至國府，以及各黨各派領袖，政軍長官，下至士兵和各種朋友，給美國總統以至美國人民，喊出我們的呼籲，要求制止內戰；懲辦挑動內戰的禍首，要求美國立即撤回所有在華的美軍，並停止以軍火供內戰的任何一方，擴大內戰的範圍。

惟有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婦女真正的解放才能實現。惟有停止內戰，建立起和平民主富強的新中國，才能保護我們的父兄，丈夫，孩子不再被送去當炮灰。

唯一數理刊物

震光數理

每三月十三日出版
各書報攤均售



物
價
特
輯

病人的痛苦

李思平

這八年來，在上海，每次出入於醫院門診間的病人差不多眾口一辭的向我嗟怨，他們覺得藥價太貴，診費太昂，「看病都看不起了！」我們這裏是一個平民化的診所，對於病人所收取的診費，不足以維持門診部份的開銷，但病人仍這樣的嗟怨着，在一個醫生的立場，我很難對病人解釋這內在的原因，但他們也有他們自己的解釋，他們說：

「物價一天一天的漲，什麼能不漲呢？和平了便好！」

他們呻吟着痛苦等待着勝利。

勝利來了，終於來了，而每天出入於這門診間的病人仍這樣的嗟嘆，為什麼呢？

生沾在醫藥和病人的圈子裏，很少和外界接觸，在這小小的圈子裏，我有一點微妙的感觸：

在淪陷時的上海，西藥品的西藥最感缺乏，實際上上海西藥的存底並不缺乏，主要的是多數業外人囤積了，在這時期中國商經營的藥廠獲得一個極好的發展機會，同時德商和拜耳廠也在上海本地製造，於是價值的消治能拜耳的六〇六又成爲囤積商的逐鹿目標。

以目前言，勝利到來，海運通暢，西藥運滬的信息日益趨近，囤積商不無顧慮，大(上)不最近從事西藥囤積的人已大見減少，但藥價爲什麼還不跌下來？

醫生原是一種超於政治之外的行業，原不應來談關乎政治上的事，但我們爲在這次接收工作中，不論是德商和拜耳廠，不論是日商經營的藥廠商行必都有着大量的底貨，這些貨亦在淪陷時是不斷的流通在市場上的，但而今，接收工作完成已達三月，我們並未聽說有何種藥品解放到市場上

來，這未始不是西藥不肯跌價的一大原因！

在一個醫生的觀點來談，救濟貧病是戰後一種最神聖的事務，我們應當同情病人的痛苦，早日解放這些被凍結了的藥品。

不能天天要求加薪

李蘭芝

我在一個大公司裏當小職員，公司方面雖然每天供給三餐飯，但薪水小得可憐，曾經經過幾次請求，也曾爲了生活而罷工，薪水果然提高了，但同時物價也往上漲，待遇的提高或可以照我們的請求而達到，而物價的上漲使我們徒呼奈何！

我也算有了一個職業，而這個職業真可說有名無實，公司裏供給我個人吃飯，難道我家裏的人就不吃飯？即使沒有家庭的，那末這菲薄的薪水也不能讓我買一件衣服，我們總不能光着身子，我們也總不能住在露天哪！薪水與物價不能成正比例，物價天天漲，我們又不能天天要求加薪，最合理的辦法，是希望當局趕緊把物價壓平，救救我們這可憐的薪水階級吧。

快都餓死了

阿夏

一個中學生當茶房，你說這是件可笑的，還是件可悲的事？而我就在這末一個人，我判並不覺得自己可笑，聽人使喚，聽人差遣，並不以此爲恥，以勞力來換取金錢，勞動是必需的。我也並不覺得可恥，現在失業的比比皆是，我還是個幸運兒。

現在，我最怨恨的是物價漲得太快了。一個茶房的收入當然有限，而還有限的薪水，我怎麼維持一個家庭，難不成我把妻兒拋掉？而社會是否允許我無聲掙油呢？

假如再這樣漲，我們快都餓死了。

物價會跌下去嗎？

石琪·蕭羣·沈寂

物價會跌下去嗎？

對門李大嫂問隔壁王阿姨，倒土車的老五問着弄筆的阿三。

弄外面賣報的大聲喊過去：

「看大公報，阿婆看大公報！」

大公報的商情日誌：

給赤：報載行政院採取經濟措施，市場範圍

戒嚴，嚴開城八十一萬賣出，一路下降八十萬，

賣勢瀰漫，進八十萬大關，稍見成交，即告落

……

美票：均較週六告小。

昨日紗市尚在盤降中。

人造絲仍平平，交易寥落。

昨日花市因紗價尚穩，行情站定，廠多少有

成交。

糧食承上週跌風中，脚地甚軟，附內地糧價

亦同小不少。

糖市市氣依然不振，價格再度下游。

南北貨亦在賣出聲中步降。

煤市供過於求，市價稍為疲軟，成交不旺。

原料雜料，因行家紛紛拋出，轉向外國定貨

，因此再趨下游。

棉烟肥專連日慘跌。

綠市人心仍疲，呢絨市情人心喚散，價再下

跌。

一連串、跌、跌、跌。

物價會跌下去嗎？你應該走過大街，穿過小巷，在市場中兜個圈子。

如果你抽香煙，你就明白，昨天，你還花三

百元買一包高樂，今天祇要二百四，自然，你還

看見過勝利後的慘跌，這自然比不上那些，但一

定，也已經開始跌一些了。

所以對於物價你莫問我，你要是不願街上去

繞，無妨坐在家中看兩份報看，這世界，別人已

經不能再封住我們眼睛，而且八年中，你也感受

到一些被拘禁的苦悶，如今這些學習來的本領教

給你明白一點蘇暢的希望。

就譬如說我們再把同一日的報紙展開，讀一

些短小的新聞：

聯合國救濟總署以我國糧食缺乏，擬以大宗

糧食運華。據聞將有米一百五十萬公噸，麥一百

萬公噸，豆類二十萬公噸，乾菜一千公噸，脂肪

四萬五千噸，於短期內輸入吾國。

善後救濟總署最近運滬之美麥三船（每

船約十萬市石），交福新、阜豐兩麵粉廠代製麵

包，由該署發給運費。產品均由該署通優處

理。聞年內尚有八船可判。滬市麵包廠中福新二

廠，及七廠業已復工每日各產五千袋至千袋七。

（福新共有七廠，一、三、六廠前被毀三與粉廠

便估，經糧食部接收後，不久將予發還。四、八

兩廠機器亦甚完好，如各廠全部開工，日夜可產

粉六萬八千袋。阜豐新老兩廠，日產共約七千

袋。此外尚有糧食部儲備之三與五廠，已開工二旬，日產二千五百袋。民營之華豐粉廠，日產約二千餘袋。總計全市每日產額二萬餘袋云。

開灤煤又判八千噸，自開灤煤礦至秦皇島之

鐵路交通，現已暢通，已獲解決。目前開灤煤礦

之生產量每日為五千噸，當局並正努力使該礦增

加生產中。又昨日又有八千噸開灤煤自秦皇島裝

運到滬云。

招商局。滬津空線，日內將派江寧、江陰兩輪行駛。

肥皂、火柴、洋燭、香烟四種，日用品平賣

，已於昨日出售火柴，全市一千六百六十家烟兌

店普遍出售，情形極為良好。處理局並擬於第一

批日用品出售完畢後，即計劃第二批日用品出售

。其數量將較第一次分配者為多云。

加速收換偽儲券限放寬每日

十萬各行莊得收受偽幣存款

款

同時由海關接收的倉庫中，存有大批的呢絨、日用物品、食糧、五種，都將公開拍賣，解放到市場上來。

這些你都明白，你已經看見市面上偽鈔漸漸的少了，得進在市面上的偽鈔游資漸漸能為行莊的存款吸收，開灤的煤運到上海，津滬的船即將

行駛，此時的賽特會運來。

停了擺的工場也漸漸的復工了，外國食糧大量的運來。

這樣你還嫌對門的陸大嫂，隔壁的王阿姨，倒土車的老五，看弄弄的阿三個個的問我：

「價物會跌下去嗎？」

這種情形我們兩個人都看得明白，市面上的貨物不難增加，差面的貨色都將儲衣上海，許多的貨色他們既在訂單上交付備合目前市價十分之一的價錢，那麼物價會跌下去嗎？

不過你比我更常住在上海，對於上海之地方你比我明白得多，這個地方很怪，並且住着很多有錢不得其用的大人先生們，喜歡在市場上與些風浪，愛在刀上撒血，所以我不敢付給你保票。

昨天陸王阿姨的丈夫由外面回來，掏出來厚厚的一堆鈔票，問我：

「撈來一點血，你看圖點什麼貨色？」

我告訴他現在上海已漸漸過難關，世界上沒有永遠繁榮的市場，沒有永遠衰頹的國家，沒有永遠上漲的物價。

他對我撒撒嘴：

「百無一用是書生！」

這句話上海流傳了很久，就好像國貨的風氣上海流行了八年一樣，對於國貨，就好像是一種習慣，一種天生的本能，就和每天須吃飯，每晚必須睡覺一樣。這八年裏即使你不是一個商人，你必也會經打算過？

圖點什麼東西好呢？

自然，你並沒有想發財，不過你總也想過買些肥皂，火柴之類的小東西為着自己用用。

你不要臉紅，我也還嫌虧過，實在沒有法子阿，要不然物價會漲上去的，因為日用品太多變為軍用，工廠大多變為兵工廠，電力多分發到兵營，煤斤多用於軍事生產的機械，至於米，自然兵也需米阿！

那裏我們想在兵的身旁找些廉價的東西，也祇得這一點小東西。

可你也看見了，並且你也參加過那偉大的觀摩遊行，世界已經趨於平穩，外國的工廠已經完全復原，交通已經完全恢復，食糧已經過腹，在中國，混亂不會是永遠，停擺的工廠漸漸復工，一切漸漸納於正軌，這世界又是一個互相溝通的世界了。

所以，你沒有衣服穿？外洋有廢餘的棉布會運來，外傳沒有糖嗎？我們台灣的糖都特裝船，囤積變成資本的呆滯不再是賺錢的法門了。

那麼你再問我：

「物價會跌下去嗎？」

我問你搖搖頭，我不知道。

但我可以偷偷的告訴你：

那些把貨色想在手裏不肯賣的傢伙，不久便會後悔，你也不必為他們難過，他們已對不起國家，已對不起和他們同住在一塊土地的朋友們，為他一個人大家吃過不少苦，而今他也該受些報應了。

民衆刊週

第一卷 第九期

★卅四年十二月六日出版★

民衆出版社

地址 南京路永安新廈三樓

電話 上海郵政信箱三三〇號

電話 九八三四三 九八五四四

發行者 中國文化書報社

總經理 國際書報社

| 民衆刊週定價 | | | |
|--------|-------|----|----|
| 每冊 | 零售 | 訂法 | 郵費 |
| 每份 | 一分 | 郵費 | 郵費 |
| 半年 | 五二 | 郵費 | 郵費 |
| 全年 | 一〇〇元 | 郵費 | 郵費 |
| 全年 | 五二〇〇元 | 郵費 | 郵費 |
| 全年 | 二六〇〇元 | 郵費 | 郵費 |
| 全年 | 二六〇〇元 | 郵費 | 郵費 |

每週一期每卷十二冊全年五十二冊

外埠郵費另加

中央宣傳部登記呈請中
上海特別市黨部備案中